

繁荣文艺创作、推动文艺创新，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。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，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，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。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、精神引领、审美启迪的，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、业务水平、道德水平是

## “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”

根本。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，不断提高学养、涵养、修养，加强思想积累、知识储备、文化修养、艺术训练，努力做到“笼天地于形

内，挫万物于笔端”。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，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，有“铁肩担道义”的社会责任感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，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，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，讲品位，重艺德，为历史存正气，为世人弘美德，为自身留清名，努力以高尚的职

业操守、良好的社会形象、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。

——摘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（2014年10月15日）



本栏目主持人：刘少华

从一鸣惊人到观众爆满，从年少成名到摘得“梅花”

# “最美杜丽娘”一红就是十几年

杨俊峰 苏碧滢 赵鹏



戏装单雯

## “你自己不能放弃”

单雯出生于戏曲世家。在家里的书房中，母亲孙珏一直珍藏着一本相册，里面收录了女儿从小到大每一个年龄段的照片。

“仿佛留住了时光。”孙珏对本报记者说。

在相册里夹着一张特殊的证明，那是单雯第二次报考江苏省戏曲学校的准考证。准考证上有一张单雯10岁的证件照，照片中的她长着一张圆嘟嘟的娃娃脸，灵巧中略有稚嫩，非常可爱。巧的是，考场编号也是10，正是单雯当时的年纪。

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江苏省戏剧学校，昆曲专业招生频次很低，每20年才招收一批学生。而1998年正好是昆曲招生的年份。

“父母都觉得机会难得，我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考。”单雯对本报记者说，她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但最终因不满规定年龄而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。

幸运的是，第二年，小单雯得以再次补录入学，与另外48位同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四代传人。

然而她进了戏校才发现，“戏曲世家”的身份并不是金字招牌，反而给她带来了一些困扰。

“其实我小时候有段时间也是坐过‘冷板凳’的。”想起过去，单雯感叹说，“因为我是班上最小的一个，那个时候老师不怎么愿意指点我。”

单雯说：“当时我母亲跟我聊起学校的事情时我就跟她说，其实我自己早就理解了老师所讲的知识，也知道该怎么去表演怎么去唱，但就是不被老师发现，她就是不给我机会站起来表演，我觉得我的努力是没有用的……自己曾经说过这种比较较气的话。”

孙珏告诉本记者：“我当时经常会跟她说，课堂上这么多学生，老师不可能对每一个学生都手把手地教。可是你自己不能放弃，如果你自己放弃了，那妈妈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孩子，必须要靠自己！”

“所以我一直记住我母亲的话，暗地里非常用功地去学。”单雯说，“最后甚至比那些老师手把手教的学生要唱得更好。”

后来，在单雯母亲的争取下，单雯终于获得了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。

凤凰立于枝头，三年不鸣，一鸣惊人。年纪最小的单雯用精湛的技艺和成熟的表演，艺压群芳，震撼全场。从此单雯受到了真正的重视和关注，走到了舞台中间、聚光灯下。

2005年，16岁的单雯出演了田沁鑫导演的《1699桃花扇》，扮演玲珑秀美的李香君，从此一举成名。

## “昆曲蕴藏着共情力量”

“梦回莺啭，乱煞年光遍，人立小庭深院……”

一片空旷的舞台，一声悠扬的曲笛，杜丽娘出场了。

梅青色的绣花帽，婀娜的莲步，半侧着身子，从重重帷幔的一端迤迤而来。台步轻移，绸绢曼妙，眸子只是轻轻地一点，那流转而生动的眼波扫亮了全场观众心扉。

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昆曲人物，杜丽娘是明代戏剧

大师汤显祖笔下美丽动人的女性之一。而讲述杜丽娘爱情故事的《牡丹亭》，也是中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，与《长生殿》《西厢记》《桃花扇》合称中国四大古典戏剧。

让杜丽娘从汤公的文字中走出，演成人们心中最美好的样子，是单雯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。

“我是学闺门旦的。闺门旦里有许多角色，比如《长生殿》中的杨贵妃、《牡丹亭》中的杜丽娘、《桃花扇》中的李香君。”单雯说，“她们每个人物的个性都不一样。”

“杜丽娘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。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，她才相思成疾而过世了。在过世之后，变成了汤大师笔下的鬼魂，不违背自己的初心，去寻找心爱的书生。”单雯眼中透着一种坚定，“追求自己内心的理想，需要勇气也需要代价。我很喜欢这样的女性。”

单雯表演的《牡丹亭》分为《游园》《惊梦》《寻梦》《写真》和《离魂》五折戏。其中第一折《游园》，讲的是青春正好的杜丽娘第一次踏入自己家的花园。

“其实《游园》是最难演的。”单雯说，“她的情绪很难把握。古代的大家闺秀是不出房门的，所以叫闺中女子。杜丽娘也是听了自己贴身丫鬟的怂恿才第一次走出房门。丫鬟对杜丽娘说，小姐我们家里还有一个这么美的花园，咱们一起去玩吧。于是杜丽娘才第一次走进了自己家的花园。”

“走进园子里，杜丽娘很兴奋。”单雯说，“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景色，人面花光，心中是那样的震撼，良辰美景尽在眼底。不禁吟诵出‘良辰美景奈何天，

赏心乐事谁家院？’的华美诗句。走到后面的时候，杜丽娘发现，唉，我不就跟这个牡丹花一样锁在院子里吗？墙那么高，没人看见她，就自己孤独地绽放，然后慢慢地老去了。”

在单雯看来，就像《游园》这折戏一样，昆曲是从一种小情调中蕴藏着一种共情的力量，通过典故与中国的文学传统勾连在一起，通过真挚的情感表达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空间。单雯说：“舞台上的留白代表着观众可以自己去脑补，其实越是这种脑补的意境，就越美好。”

## “这是演员最好的时代”

“旦角祭酒”“梅花榜首”“昆曲皇后”，一直以来，在昆曲界，这三个名词合在一起，只用来形容一个人——张继青。

今年80岁高龄的张继青身兼闺门旦、正旦两个行当之长，1984年她荣膺首届中国戏剧最高奖“梅花奖”榜首；她的表演被作家白先勇评价为“艺术的最高境界”，她是触发白先勇打造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那个关键灵感……这些荣誉让张继青成为中国昆曲界最了不起的演员之一。

2007年，一代名伶张继青收单雯为徒，悉心教授单雯昆曲表演的精髓，至今已12年有余。

“张老师跟我说杜丽娘要‘收’着演。”单雯说，“她有时会讲，你淡一点好了，表情淡一点。”

“《牡丹亭》的表演极好地体现了昆曲闺门旦清雅柔美的特色。”张继青说，“要演好这出戏，分寸要恰到好处，眼神也要到位，十分见功力。”

“我一开始不能理解‘淡一点’的含义。”单雯说，“后来我琢磨了好久，终于明白，‘淡一点’意思就是‘书卷气’。”

“我一直跟她讲，你不要只听我的唱，你要听自己唱。”张继青说，“这样你才能更快地发现自己的问题。”

2018年10月，“紫金文化艺术节”在南京举行，单雯与恩师张继青同台演出《牡丹亭》，这是张继青的戏曲生涯中最后一次登台演出。看着单雯扮演的杜丽娘“白雪凝琼貌，明珠点绛唇”，张继青感叹：“以前一直还拿你当小孩子看，现在终于长大了，要刮目相看了。”

对于张继青而言，12个春秋的悉心培养终于结出硕果。4月26日晚，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、第23届曹禺剧本奖颁奖晚会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举行。

单雯主演的《牡丹亭》，一举摘得梅花桂冠，名列榜首，一位年轻的“昆曲皇后”就此诞生。在张继青获奖35年后，徒弟单雯再次以其薪火相传的《牡丹亭》拿下梅花奖并同样位列榜首，这份传承令人感动。

在颁奖典礼现场，单雯感慨地说：“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我会好好演戏，努力呈现更多更好的作品。”

“现在这个时代是演员最好的时代。”张继青说，“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这个时代，不要轻易地让它从手中逝去。”

“我从小就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，很庆幸我的爱好恰好是我的工作。”单雯说，“现在，昆曲变得越来越好，我很幸运自己身在其中。我想这是很多昆曲演员始终坚守的力量来源，我只是很幸运的那个。”



单雯摘得梅花奖

5月初的南京，天气尚未见晴，气温已经20多度了。街道两旁的古树枝繁叶茂，道路上空郁郁葱葱，形如华盖的树冠彼此相连，形成了一个圆形的拱门，下面是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，一副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对于朝天宫旁边的江苏省昆剧院而言，这正是热闹的时候。从4月27日到现在，媒体和戏迷们纷纷上门，大家都希望能亲眼看看那位名叫单雯的昆曲演员的模样。

4月26日，第29届中国戏曲梅花奖最终名单揭晓，单雯带着她主演的昆曲名篇《牡丹亭》荣登梅花奖榜首。这位年轻的昆曲闺门旦仅仅30岁便摘得了象征着中国戏曲最高荣誉的那朵“梅花”，成为昆曲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被戏迷称赞为“最美杜丽娘”、“昆曲女神”。

昆曲被誉为“百戏之祖”，是中国的国粹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中，昆曲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。在中国，培养一位成熟的昆曲演员，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，而对于昆曲主角的挑选，更是万里挑一。

1999年，10岁的单雯正式步入昆曲一行，至今已有20年光阴。16岁时，她一鸣惊人，如今，她的演出常常是观众爆满，甚至剧场过道里都站满了人。

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代昆曲传人，单雯让昆曲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，那是属于新时代的风采。

豫东平原上，有个大胡村，它隶属河南省柘城县李原乡，是个贫困村。2016年底，村里来了个小伙子，任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。

小伙很精神，名叫史亚威，“90后”，是县特色商业区管委会招商办主任。不管大官小兵，群众最认实际。大伙就看他咋干。两年多下来，群众觉得，这小伙“干嘞不瑟”。“扶贫的事是大事，干好大事主要靠小事。”这是史亚威的体会。

村里有个贫困户叫李兴中，夫妻两人都50多岁，没有特殊劳动技能。史亚威鼓励他们，可以去收木材，到安平镇史老八村一带贩卖，那儿有不少做木材加工生意的，需要原材料。史老八村是史亚威老家，他熟，能帮着联系门路。听到这个建议，李兴中很想干，但没有本钱，史亚威就帮他申请到5万元政府贴息贷款。能吃苦，肯动脑筋，李兴中经营木材收购一段时间后，成了村里脱贫致富带头人。后来，史亚威又鼓励几名家庭经济较差的村民，做起了榨油生意。“有了小生意，活钱就多了，就能早脱贫。”

## “扶贫的事是大事，干好大事主要靠小事” 大胡村来了个“90后”

陈雁飞 张远铭

史亚威发现，帮人找一份活儿干很关键，能让人自信。贫困户胡春灵今年64岁，妻子因病去世。作为帮扶人，史亚威和村两委负责人到胡春灵家走访，制定了脱贫方案。先是鼓励他树立信心，为他申请了公益性岗位——村环卫工。这样胡春灵每月有了550元工资收入，有活儿干有工资，人也开朗多了。后来又介绍胡春灵儿子胡银武学习电焊技术，学成后外出打工，现在每年为家庭增收3万余元。家庭设施改造方面，给他家的厨房、厕所等进行了“六改”。村里建有光伏发电站，贫困户每年有分红收入300元。胡春灵家外有了很大变化，2018年家庭人均收入1万多元，感觉日子很有奔头。为了预防风险，政府还为胡春灵家购买了一

些保险。  
“说实话，扶贫一忙起来，年头忙到年尾，很多事特别具体。”史亚威说，这样一来，公私兼顾很难平衡。去年年初的一天，他请了假，计划拍婚纱照。刚和摄影公司约了时间，就接到帮扶对象胡永祥的电话。胡永祥说：“想今天到县里办慢性病卡，可儿子和儿媳都不在家。”史亚威和未婚妻韩丰商量，暂缓婚纱照拍摄。他开车去大胡村找到胡永祥，带他去县人民医院打印申请办理慢性病卡需要的病例。办卡的程序并不复杂，对农民来说却很陌生，需要有人带着。慢性病卡办完后，胡永祥说想上个厕所，去偷偷买了两包烟。回家路上，胡永祥拿出烟想表示感谢，到家后又拿出200块钱硬往史亚威

兜里塞，史亚威很感动，但婉拒了老人的好意。送完老人，看看时间，错过了婚纱照。就这样，前后约了几次拍照，一直到举行婚礼，婚纱照也没顾得上拍。未婚妻成了妻子，结了一个没有婚纱照的婚，韩丰并不抱怨。她理解他，因为她也是一名扶贫干部，是县树园管委会派驻李原乡郑寨村的一名“90后”扶贫队员。

现在，大胡村还有13户兜底保障户18人未脱贫，贫困发生率降至1%，符合贫困发生率低于2%的贫困退出标准。脱贫不脱政策，史亚威的驻村帮扶工作要到2020年底结束。这样的“90后”扶贫干部，全国还有很多。



本栏目主持人：严冰



史亚威(右)在与贫困户拉家常。董巍摄